

▼ (左起) 馬立苗、陳樂晴、曾憲漳及楊仲宇站在宿舍拍攝大合照，身後的畫分成 72 格，每位宿生各自負責畫一格再拼起，反映晨興宿友和睦共融的一面。



晨興校友 笑談宿舍多元文化

晨興書院向來被視為中大最國際化的書院，非本地生比例接近一半，而且逢周二至四晚有共膳的習慣，每學期也有兩次高桌晚宴 (high table dinner)，宿舍文化跟其他中大宿舍相比，頗為不同。今期請來楊仲宇 (13 藥劑學、16 研究院臨床藥劑學)、陳樂晴 (15 法律、18 研究院法學專業證書)、馬立苗 (17 文化管理) 及曾憲漳 (22 心理學) 四位校友，暢談這間書院的獨特文化。

楊：楊仲宇 陳：陳樂晴

馬：馬立苗 曾：曾憲漳

馬：對比起其他書院，你們覺得晨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？

楊：細！除了實際書院佔地較細，人數也少。我是第一屆入晨興的，當時只有 70 多位學生，彼此互相認識。後來在大學讀碩士，有到書院划艇隊繼續幫手，很多人也認得，未必即時想起對方所有細節，但總會有印象大家見過面。

馬：晨興最特別的地方是很融洽，不論你來自哪裡，是國際生、內地生還是本地生，都可以打成一片，感覺就像是一家人。最開心是晚飯後到一樓天橋，一起聊天及做功課，其他大書院未必會知道所有人的名字，但在晨興你就算不知道對方名字，也知道對方是做什麼的，這是在其他書院體驗不到的。

陳：可以住四年宿十分好，其他主科同學既要上莊又要入校隊，還要計算屋企距離，夠分才可以入宿，

但晨興入宿就保證住滿四年。

曾：認識到很多人，因為學生比例是三分一國際生、三分一內地生、三分一本地生，可以跟不同背景的人聯誼。

楊：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這樣，未入大學時自己是十分本地的學生，反而來到晨興會考慮大家共用什麼語言，然後才使用。

曾：對，可能一組人入面，有三個是本地生，只要有一個是國際生，就要講英文。

馬：朋友會問我你讀中文大學，中文會否因此而有所進步，其實我三年讀晨興，日日用英文，反而英文好了，中文沒甚進步，本地的俚語及潮語已跟不上。這裡的本地生，部分來自香港的國際學校，

講英文成為日常，令我的英文進步很多，這幾年到社會工作，跟人多說了中文，中文才好了點。

陳：Year 1 同房是韓國人，令我韓文突飛猛進，當時中文真的沒有進步過。

馬：你們跟同房還有否聯絡？

陳：仍有聯絡，不過她應該不在香港，都是在 Instagram 見到大家。

曾：我也有跟同房聯絡，始終我讀書時有社會運動，也有新冠疫情，見面時間不是太多。

楊：你當時多回來宿舍嗎？

曾：也挺多的，但有一年是住單人房。

楊：嘩！這是好事啊，一個人住很奢侈！

馬：Year 1 的同房是美籍韓國人，後來 Year 2、3 自己揀同房，畢業後依然保持每月見一次，很多人說大學畢業後，自會跟新的朋友在一起，我相信我是幸運的，同房仍然留在香港，還可以維繫着。你們大學時曾否試過屈蛇？

陳：我多數是收蛇的那位。

楊：那會是什麼人？

陳：因為讀法律要讀四年，有些 year 3 已畢業，可能之後會回來。最記得有一次同時三個同學來屈蛇，於是要跟同房將兩張床泊在一起五個人睡。

馬：我有試過……倒也不算屈蛇，都

是住在晨興入面，例如 O camp 玩得太盡興，就到其他人的房間，一樣將兩張床泊在一起睡。最有印象是 2016 年有次十號風球，叫埋隔鄰房過來，一邊看電影一邊睡，是很甜蜜的回憶。

楊：有否試過打蛇？我那個年代時常也打蛇。一般是舍監發施號令，然後所有宿舍助教就會一齊行動。

陳：有一次是中秋節，舍監來房間派月餅，入房後先觀察一會，見到沒問題才說「中秋節快樂」及派月餅，然後走人。

馬：說起舍監，我記得她養了兩隻雪橇狗，牠們適應不到香港那麼熱的天氣，所以時常躲在一樓天橋下乘涼。所以崇基有貓，晨興就有狗。

入宿需要面試十分獨特

陳：我們入宿前也要與舍監面試，你們面試時有什麼趣事？

楊：我覺得要先說一下面試，中大本來有四間書院，到我入學那年就多了晨興及善衡，而這兩間書院都需要面試，對於四大書院來說，面試是件很陌生的事情，最記得完了細 O camp，組爸組媽見到我穿了西裝回來，就問為何要這



▲ 陳樂晴（右二）說宿舍最難忘的事情是共膳。

樣穿，我就答要去書院面試，他們就很驚訝，入書院也要面試的嗎？所以晨興要面試才可進來，已經是件很獨特的事。

馬：當年聽說有 500 人申請，但最後只有 70 人被選中，所以是很大競爭的。我就不是面見舍監的，而是由一位宿舍教授面試，是很特別的經驗，其他人總不明白為何入書院要面試，不是像《哈利波特》般分派就可以嗎？

陳：我那年沒有這麼多人爭，而且以為不是正統面試，所以沒有穿套裝，隨便穿件 tee 就去了，事實上跟舍監的談話也很家常，她跟我也染髮，所以話題就變成哪裡染髮較好，哈哈！完全沒有說過主修什麼科目，選擇晨興是什麼原因等話題。

曾：我也是差不多，內容也很隨意的，但就一樣很多人競爭，也有 500 至 600 人申請。

馬：後來 year 2 申請做義工，協助面試流程，每日有 50 多人在一樓橋等面試，面試前跟他們閒聊，不少人誤以為那是面試一部分，直到我叫他進去面試，才問我剛才不是已經面試了嗎？



▲ 楊仲宇（後排左二）與晨興划艇隊隊員合照。

楊：實際上面試也不是太拘謹，也是閒聊的形式。

馬：是測試你的性格，看看是否適合做晨興人。

陳：人人都說晨興很國際化，超過一半學生並非本地生，你們有否特別去練習普通話？

楊：有，year 2 到 O camp 幫手，當時已跟我們說要有心理準備，未來數天要要用三個語言講話，確保所有人明白內容，這像是在入晨興時就已經預設了的。

馬：對，所以每組的組爸組媽一定要有一個是內地人，而另一個是本地人。很多人會問，一時普通話一時英文，那豈不是很麻煩，我反而覺得晨興是很融洽，不論你來自哪裡，在這裡也都沒問題。

楊：即使出來工作，面對不同國籍的同事，很自然就可以跟他們交流，大概是在書院訓練出來。

回味同房的生活趣事

陳：你們的同房也是不同國籍的人，有什麼趣事發生？

馬：試過跟內地生同房，是個很有規律的人，每晚 12 點準時刷牙睡



▲ 高桌晚宴嘉賓甚有份量，馬立苗（右一）說最難忘是張堅庭導演（中）的那次。

覺，也很勤力讀書，每次跟朋友玩完回房，她也在讀書，在晨興認識到的內地生我好欣賞，既是好的聆聽者也很聰穎。至於跟國際生同房，就會時常結伴外出玩，雖然我在香港長大，但很多事情也沒有做過，例如未試過行獅子山，跟國際生去會是個很有趣的活動，是他們令我發覺，原來有很多東西在香港我也未做過。

陳：Year 1 的同房是韓國人，她喜歡口味較重的食物，打開房門就會聞到辣椒或者泡菜味，最記得有次她想食辛辣麵，房間入面沒有煲，於是就直接將麵放進水煲煮，但又不跟我說，後來煲水時就奇怪為何會這麼油膩，結果要買新水煲。

曾：晨興既有共膳，也有高桌晚宴，有什麼好處和壞處？

馬：高桌晚宴最難忘一次，是邀請了張堅庭導演來演講，我很喜歡他的電影，他的建議令我印象十分深刻。與其他書院不同，我們的高桌晚宴不用報名，定期有人提我們參加，也請到有份量的嘉賓蒞臨，覺得其他書院未必有類似。

楊：我那個年代有同學想飲免費酒的，

特別走到院長那枱，與教授談得興起，他就會吩咐廚房多開幾支酒。

馬：院長是蘇格蘭人，每年二月有一餐是紀念一位蘇格蘭詩人的，會有人吹風笛及唸詩，是很特別的傳統。

晚飯共膳師生達 300 人

陳：晨興飯堂有時想嘗試不同文化，最記得有晚是韓國風，於是弄了辣年糕，顏色並不是紅色，而是淺橙色，咬下去不酸不甜也不鹹，還要是未熟有點硬，結果成盤拿回宿舍加熱水再煮，才可以吃。

馬：每次也有千奇百怪的食物，去到最後一年，心想食素總比食肉好，於是選擇了素菜餐單，結果才有正常一點的食物。我有探討過這個問題，為何飯堂午飯是不錯的，為何到晚上會有這麼多負評？原來廚師要一次過準備 300 多人的食物，很難控制品質。

曾：我也有研究這個問題，是否跟價錢及成本有關，有人計算過將餐價除以共膳的夜晚總數，大約是 60 至 70 元一餐，然後就拿中大其他飯堂同等價錢的食物相比……

陳：最記得有次高桌晚宴的頭盤，是一道沙律，餐牌寫明是用上森林醬，一看已經覺得必定有問題，誰知試食後果然感覺很酸，有點像橙汁的味道。

曾：我最深刻的一定是螢光雞，第一次接觸時，嘗試將汁放上飯面，撈完放入口就知出事。

陳：顏色係很豐富，只是食起來的感覺不是那回事。🍌



▲ 讀書時先有社會運動，後有新冠疫情，曾憲漳（左一）說印象很深。